



蒋介石对程泽润痛下杀手，就是做给何应钦(如图)看的 资料图片

蒋介石斩程泽润的真实内幕

蒋介石对何应钦心存疑虑

俗话说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蒋介石亲斩程泽润的起因和动机非常复杂。程泽润是国民党亲日派头目何应钦的亲信，也是何在军政部内的四员大将之一。

何应钦在抗战时期，身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长两个要职。权势的膨胀引起了心胸狭窄多疑的蒋介石及其嫡系的不满。美国舆论对何应钦这个实际上破坏抗战的腐败军阀评价也不佳，甚至暗示如果何应钦这类人不撤换，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。1944年初夏的一天，蒋介石特地来到何应钦府上，故意问他公务忙不忙，何说：“回校长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有些忙呢！”蒋忙说：“可否让出军政部长职务，以减轻负担。”何应钦当然明白这是蒋在逼自己交权。

此后何便连续几次，向蒋介石呈递他所推荐的接替军政部长职务的人选名单。由于这几个都是何的亲信，自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批准。蒋便在他的呈文后面写了四个字：“辞修(陈诚)何如？”何应钦自知硬抗不得，就采取软磨的手法，拖延不答。蒋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，暗中寻找机会，以便向何应钦开刀。

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军政官员发国难之财，更加贪污腐化，已达极点，尤其是兵役黑幕重重，如人间地狱，士兵生活痛苦，早已为国内所周知。一个美国军官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军界对奥匈帝国军队的评语“我们是在跟死尸联盟”，用以形容作为美国盟军的国民党军队。这话传到蒋介石耳中，气得他连声骂娘，奈何找不到下刀之人，只得隐忍不发。伺机而行。

同年夏天，蒋介石的密友、谋士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(国民党政府民用航空局局长)住在重庆机房街，与罗汉寺新兵营房相邻近，就亲睹了一幕兵营恶行。这批士兵所在部队番号是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运输团”。蒋介石的同乡和亲属俞飞鹏，时任军委会后勤部长。运输团新兵连的壮丁是刚从农村抓来的，捆绑虐待，形同囚犯。俞早已心中有数，已向蒋介石透了风声。使老蒋更加对程不满，曾对其有过警告，可程泽润依仗何应钦这块硬牌，依然我行我素。军官肆意殴辱新兵，甚至非刑即打，灭绝人性，每天惨叫之声不绝

于耳。又赶上天热，营房内臭气熏天。

住在隔壁的戴安国晚上睡不好觉，就悄悄到罗汉寺去查看，一看大为吃惊。新兵连简直成了人间地狱，“壮丁”已被折磨成“饿丁”、“病丁”，乃至“死丁”了。一些新兵奄奄一息，还有一些已经毙命，尸体还未收埋。

戴安国赶忙去叫蒋纬国一道去看看。蒋纬国起初不相信，乘车至罗汉寺现场观看之后，觉得问题严重，就赶到蒋介石官邸，把此事向父亲作了汇报。

蒋介石本来窝了一肚子火，听了蒋纬国的禀告，立即赶到新兵连营房查看。看罢立即打电话给何应钦，说有紧急的事要同他谈，何应钦来不及穿军装，仅穿着白衬衫，急忙乘车赶赴现场。

抓杀程泽润敲山震虎

恰好这天正是程泽润的50大寿，他正在家中张灯结彩，大宴宾客，热闹喧哗，在一片祝寿敬酒声中，突然传来电话声说请程泽润速去见委员长。赴宴的人都蒙在鼓里，纷纷猜测，“程署长可能又要高升了，真是双喜临门”。大家都向他道喜，程泽润更不知是凶事，尽往好处想，一时止不住内心喜悦，一脸阳光。

然而，程泽润做梦也未想到，来到蒋介石跟前，行了一个军礼，暗见委座怒气冲冲，何应钦垂头站在一旁，微微颤抖。这时他才知道事情不妙，凶多吉少，心中凉了半截。蒋介石厉声道：“兵役署长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手下的新兵！”

不久以前，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告诫程泽润，目前有舆论反映说大后方的兵役办得不好，新兵遭受虐待，要兵役署切实注意。程泽润当时矢口否认，还说：“事实胜于雄辩。”此时蒋介石忆起旧话，怒火中烧，连声骂道：“我打你这个‘事实胜于雄辩’！”挥起手杖向程泽润脸上打去。程身材高大，将头部向左右躲闪，手杖多打到了他的肩上，蒋介石直打到手发酸了才停止。随后，蒋下令将程泽润扣押起来，关进新兵连的厕所里。何应钦从旁一再说情，蒋才同意把程交何监禁起来。

程泽润被抓以后，原说要交军事法庭公开审判，后来没有这么办，大概是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担心这样做，将会更多地暴露国民党军队内部黑暗腐败的真相吧。程被关在重庆西郊李子坝附近一座楼房里，由他夫人陪着，门外有武装卫兵看守。程泽润虽已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但生活待遇还不错，比一般囚犯要好，这自然是因为何应钦特别关照，予以优待。不过，对探监的人管得甚严，凡是到牢房探望程泽润的人，都必须在登记簿上签名。程被捕之后，为他转圜活动者大有人在。

1945年初夏，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的军法执行总监部，对程泽润进行了一次不公开的审判。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与程泽润无私人恩怨，又获何应钦的暗示，对程自然从宽发落，最后以“渎职”罪判处徒刑一年，按缓刑处理，允其重新任职效力，将功折罪。

这时，何应钦请求把程泽润调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，在他监督下工作。当时蒋介石对此也并无异议。程泽润的众多同学、同僚、部属、亲友莫不为此高兴。

可正当程泽润准备出狱之际，陈诚到蒋介石跟前提出警告说，把程泽润放回何应钦那里，有如纵虎归山。陈诚的话，蒋言听计从。于是，原本准备出狱的程泽润，命运又发生危急，蒋介石突然下令将程泽润杀掉。

当时人们都晓得，杀程与抓程一样，主要目的都不是针对程泽润本人，而是向何应钦施压，杀鸡吓猴。

何应钦与陈诚是死对头，但与特务头子戴笠却关系密切。他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和关于日军的重要情报资料，军统局有求必应。陈诚对何着实忌惮，认为何手里抓着大军指挥权，又有军统特务系统的帮助，很可能再度成为最大的军事实力派。何应钦的膨胀壮大给蒋家王朝扬威构成了极大威胁，蒋介石忧心忡忡，他认为即使不倒在共产党手下，也要败在何应钦手下，因此对何不可等闲视之。杀程泽润只不过是第一步罢了。

柯云丽阳/文摘编自《钟山风雨》

陈苏苏出生在贵阳的一座小县城，凭父亲近10年的打拼，她的家坐落在城南的一处别墅区。但母亲却不习惯这足不出户的生活，她让父亲投资在城里购买了两间门面房，经营起花店。

这天晚上8点多钟，陈苏苏从学校赶到家。楼下没人，上楼去看，卧室的门开着一道小缝，陈苏苏推开门，便看到一对赤身裸体相拥的男女，而那个男人就是陈苏苏的父亲！陈苏苏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跌跌撞撞地跑下楼去。

女孩勾引男人 只为挽救父母婚姻

初次交锋，第三者获胜

金钱的魔力果真是令人难以抗拒，陈苏苏实在难以想象父亲竟也开始游戏人生。这个女人用心险恶，她缠住一个50岁的半大老头，无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做赌注，觊觎父亲创下的百万家财。陈苏苏决定不能让她阴谋得逞！

陈苏苏到花店找母亲。花店这时已打烊了，露出冷清清的节能灯光。陈苏苏望着她斑白的双鬓，想想父亲的作为，心里为她感到愤愤不平。

母亲见陈苏苏闷闷不乐，心中就有了数，她说出了事情真相：“现在与你爸打得火热的女人名叫王东娜，一年前被车撞了，是你爸驾车将她送到医院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混熟了，你爸后来又把她招进厂里当秘书。快50岁的人了竟迷上了她，一出去谈业务就带着她游山玩水。”

母亲的眼泪就涌了出来。陈苏苏一边安慰母亲，一边在考虑如何才能为她讨个公道。

第二天中午，陈苏苏找到王东娜在工厂附近租住的楼房。她一打开门，见是陈苏苏，愣了一下，将她让进屋。

陈苏苏等她坐下，瞅了她一眼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爸都50岁的人了，你干吗要跟着，不如早些离开的好。”

她望了陈苏苏一眼，叹口气道：“其实我离开不离开关键在你父亲。坦率地说，我对他心存感激。我们一开始的交往是纯洁的，是你母亲的猜疑和争吵最后将你父亲推到我身边来的。”

真是混账逻辑，陈苏苏压住心里的火，“但不论怎样，我父母现在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充当第三者为好。”

“你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还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吗？你父亲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，他走到这一步本身就说明了问题。”

陈苏苏听她这么一说，一肚子怨气便涌上来，冲她叫道：“是谁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裂痕？始作俑者还不是你吗。我劝你不要缠着人家有妇之夫。”

王东娜一听这话，脸涨得通红，憋了好一会儿才冒出一句：“这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，我告诉你，你不配干涉你父亲的选择！”陈苏苏张口结舌，答不上话来。

陈苏苏欲“曲线救国”

在王东娜这儿碰壁后，陈苏苏打听到她有个弟弟叫王东新，是县城医院的医生，两人感情深厚。陈苏苏决定找他“曲线救国”。

陈苏苏找到王东新时，他正在为病人门诊，陈苏苏挂了个号，轮到她时，她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陈苏苏，有件事想麻烦你。”

听到陈苏苏的名字，王东新露出紧张的神情，他说：“有些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我还有半个小时下班，你在楼底下等我好吗？”

王东新下班后，陈苏苏邀他到路边的一家饭店，点了几个菜，一边吃一边谈心。

他告诉陈苏苏，他也反对姐姐与她父亲交往，可姐姐就是听不进去，还说她父亲与妻子感情已经破裂，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。

经不住陈苏苏的反复恳求，王东新答应再去劝劝姐姐。吃完饭，陈苏苏要结账，他说什么也不同意，硬是自己付了账。

他这样做，让陈苏苏即刻对他高看几眼。两天过后，王东新打来电话，

说姐姐听了他的劝说后非常恼火，说如果再多管闲事就当没他这个弟弟，话语中流露出无奈的叹息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陈苏苏十分沮丧，一夜未眠后，陈苏苏想出个馊主意，那就是自己去追父亲情人的弟弟，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。只是，自己该如何向现在的男友交代呢？

王东娜姐弟反目

陈苏苏开始有意接近王东新，她打电话说自己头疼得厉害，想请他看看病。他答应了。

通过这次，陈苏苏发现王东新挺善良，又借故接近了他几次。后来，她无意听说王东新准备进行会计电算化训练，陈苏苏便拎起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门，自告奋勇承担起辅导任务。

陈苏苏为他辅导一般选在夜晚进行，小街上难免会碰上几个熟人。他们见陈苏苏同王东新一起出出进进的，往往露出惊讶的神情。陈苏苏巴不得这样，侧目望望，王东新虽有点不自然，但没有想避开的意思。陈苏苏胆子就更大了，不断向他暗示。可他始终有些犹豫，一次他问道：“你老实说，经常找我，是不是有其他目的？”

他目光清澈，容不得陈苏苏有半点的掩饰，陈苏苏只得编造说：“坦率地说，我一开始只是想让你劝劝你姐，但现在和你相处，感到你这个人挺值得信赖的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愿意继续交往下去。”他这才舒展眉头，露出会意的微笑，将手轻轻搭在陈苏苏的手上。

这时小县城已起风雨。“这姑娘竟勾搭上他老爸情人的弟弟，这会儿有好戏看了。”

王东娜听到了些风声，一天傍晚来找弟弟，两人争吵起来，王东娜一巴掌打在弟弟脸上。陈苏苏正好经过，揪住王东娜：“凭什么打人！”

王东娜愣住了。王东新劝陈苏苏道：“苏苏，你回去吧，这是我们姐弟俩的事，你别掺和。”

陈苏苏这才松开手。王东娜见事情闹大了，赶紧灰溜溜地离开。陈苏苏将王东新迎进屋，一面安慰他，一面打了盆水给他洗脸。不一会儿，陈苏苏手机响了，一听是父亲的声音：“听说你和王东新好上了，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。你给我马上断了，否则我只当没你这个女儿！”

陈苏苏自然也没好口气，回他道：“该断的是你不是我。”

费尽心思，曲终人散尽

和姐姐闹翻后，王东新患上了神经衰弱。他也只有握着陈苏苏的手，才能睡得比较安稳。陈苏苏感到愧疚，感觉到自己真不该愚弄这位心地善良的男孩。陈苏苏利用他睡觉的间隙，给原来的男友写了一封长信，叙述了一个多月来所经历的事情。

王东娜得知弟弟住院后，来医院探望，丢下5000元钱和一封信，红着眼圈离开了。王东新醒来后打开一看，信中说她已从厂里辞职，决定离开陈苏苏父亲，到南方发展。

捧着姐姐的信，王东新的泪水扑簌簌滚落下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王东新恢复了健康。而陈苏苏也接到了男友的回信，拆开一瞧，内页上面既没称呼，也没落款，只有三个字：咱散伙。

陈苏苏苦笑着将信揣进衣袋里。这事已经乱成一团了，第三者离开了父亲，可他却上法院起诉离婚，而母亲也答应了。没想到，自己费尽心思，这个家，还是散了。

秋月/文(谢绝转载)